

漢書評林

第十五本

第三十一卷

陳勝項籍傳第一

第三十二卷

張耳陳餘傳第二

第三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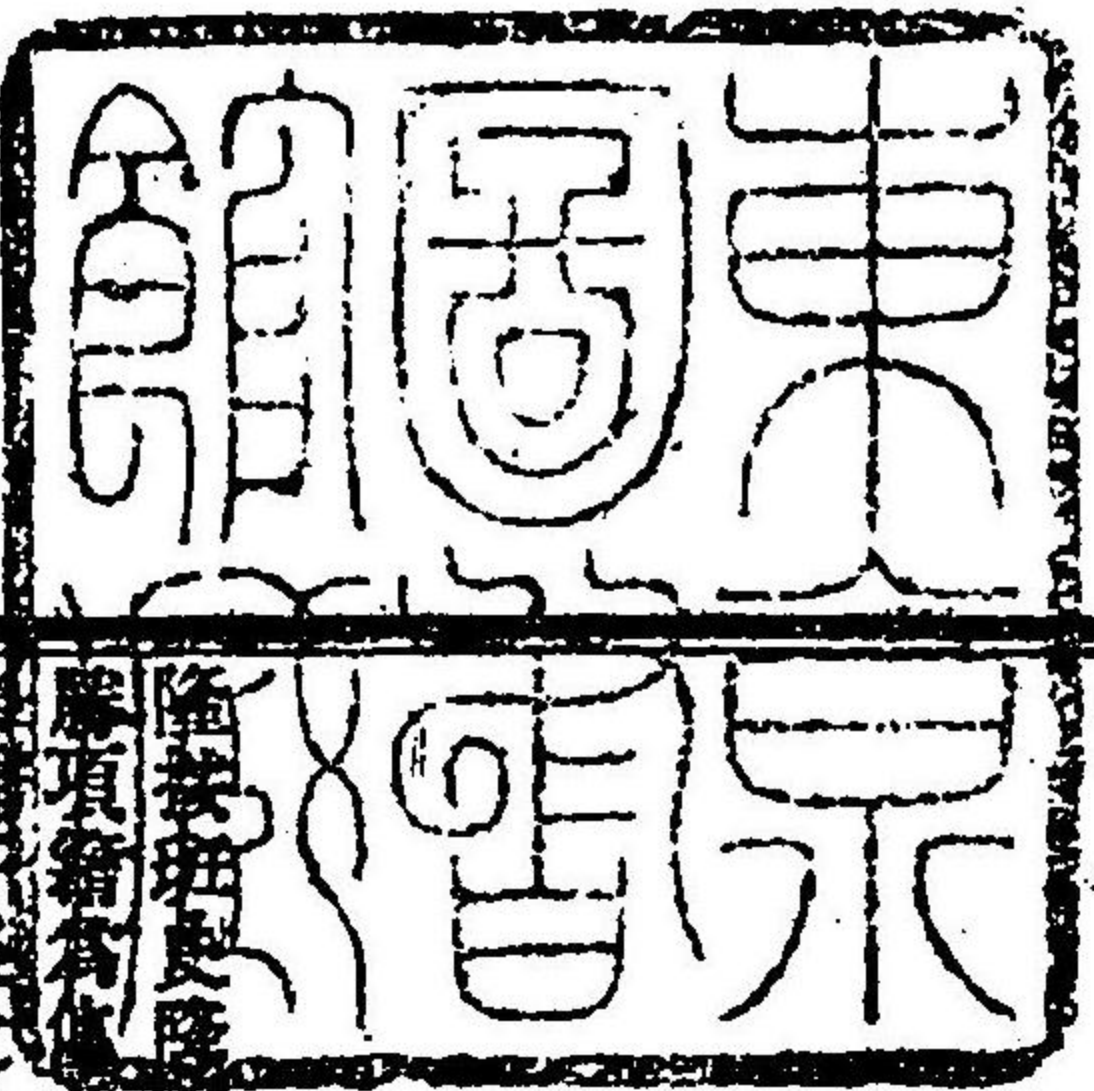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第三十四卷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第三十五卷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闒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

小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之耕、言賣功傭也、輟耕之壘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壘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

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為屯長。

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

陳勝傳而嘆士之資尚志也

茅坤曰楚人憐之勝之倡亂大指

隆按念鬼者念卜之鬼之言此欲教我先威衆爾田汝成曰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令按構火之構史記作籍

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

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

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

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之。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之。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之。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之。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兩。皆。已

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斷。食。其。傳。第。言。之。外。威。傳。第。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而。戍。死。者。固

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

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

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

兵。徇蕪以東。攻銓。鄆。苦。柘。譙。皆下之。

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

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

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於是

洪邁曰。前段連用四死字。此段連用三死字。不嫌冗複。隆按。從民望也。應上百姓多聞其賢與楚人憐之句。田汝成曰。師古云。袒右者。脫右肩之衣。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於此也。

許應元曰。守丞者。郡守之丞也。守與尉各有丞。俱秩六百石。考百官表。可見。令按。史記。號下有令字。

隆按將以應勝
足上宜多應者

隆按漢入秦關
為上柱國伏後
柱國諫趙王案
許應元曰周文
行叔兵即得十
萬遂先至關可
謂能矣而卒敗
者懸軍深入後
不繼也

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廼以廣為假王。監諸將。

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師古曰東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

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

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師古曰房

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柱國房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

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如淳事春申君。應劭曰。楚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

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秦令

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

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

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

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

中。師古曰。徒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

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

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

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

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

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

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

茅坤曰當其時
亂海內之執如
沸鼎
王慎中曰楚王
不誅趙將相家
屬恐生一秦耳
詎知燕之自立
已根於此乎趙
秦燕王母家屬
歸之即徒繫武
臣家屬宮中故
智
茅坤曰此一段
情事有戰國權
謀之餘

隆按當時諸王之立皆起於秦亂而班史獨於趙燕齊書自立者蓋趙不由楚命燕不由趙命而齊則殺狄令之故也

茅坤曰陳涉之兵如亂絲

茅坤曰秦兵所嚮無敵由諸草亂者並錮擾子不知兵訣故爾

隆按班史為勝立傳而併以當時之起兵者備載於中即勝所

周市北至狄

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

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

以樹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

反師古曰反謂同還也勝乃立寧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

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

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命以誅吳廣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

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師古曰郊東海

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銓人董緹符離人

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銓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

謂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意也

緹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

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

也名也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

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

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

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

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

隱王勝故洧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洧人如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

以陳為楚初勝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

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

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為戒秦嘉等聞勝軍敗

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

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

王維積曰兩云復以陳為楚足上從民望也句陳勝王凡六月亦有借其不及成功意又按復提初為王一段應篇首少時備耕且著勝之所以敗卒以此王蓋曰史記夥願涉之為王夥蓋歎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班氏不宜削去願字茅坤曰此段點次勝之所以持兵而亂亡處

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徵兵復聚。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聚歟也。師古曰：徵，音工堯反。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郡。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辨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奮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沈音長合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

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章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會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洪邁曰：法言謂勝曰：亂夫秦以無道毒天下，自長徂擊之外，無一人敢西向者。勝一旦奮發，海內豪傑並起，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能亡秦，誰之力也。所以高祖為置守冢于碭，以為亂何耶？陳按此傳自鴻門而上，顯叙項羽始事本史記，舊文稍益損之。已下兼敘楚漢，以已意附前史，記前後變換，僅撮其綱，則以有高紀諸傳在。劉會孟曰：又不成下比史增一去字是。隆按：請書抵欣，伏後封塞王案，隆按：兵法部勒，伏後不得官案。

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隆按江西皆反
四句史記作守
通謂梁而漢書
作梁語又史記
守通使桓楚將
而漢書謂出梁
意敘事迥別豈
其得之傳聞者
各有本歟
許應元曰會稽
守素賢項梁召
與計事而梁乃
陰戒籍於外入
而斬守佩其印
綬其初起與沛
公異矣梁死定
陶籍之天亡有
以也夫

許應元曰此別
一召平非東陵
種瓜者也
王慎中曰平之
渡江自西而來

也梁之渡江自
東而往也
隆按八千人渡
江而西伏後無
一人還者案
又按下文今君
起江東句西破
兵俱西句西破
秦軍句西略地
至雍丘句與呂
臣俱引兵而東
句引兵鼓行而
西句崩吾屬而
東句皆根此江
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二句來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

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

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

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昫籍曰可行矣師古

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

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

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

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音頻移反徇下縣秦

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涉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

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

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居

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

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

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衆異也嬰母謂嬰曰吾為

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

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浦地因以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

一人不當先言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

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

茅坤曰子按梁號知兵者及部入粟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顧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餘樊君輩營秦兵而敗也何孟春曰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何居蓋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非夫蔣脈惟楚之統未之絕也矧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誘弄者所以楚最無罪而民特憐之張未曰三戶亡秦楚人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殺人者必見殺天道也秦滅楚楚怨秦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隆接傳後羽使蒲將軍渡三戶破秦軍與南公言相應則此三

戶其為地名無疑蘇注非也又按從民望也句含蓄最深於軍綱素之微意實基於此茅坤曰漢書多初章邯以下一段為提案較史記更明也王維楨曰詳叙三田伏後不立田榮案

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

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

樊君死。朱雞石敗。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

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勳、絕之勳、師古曰、居鄆縣名也、夫秦滅

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蠶古蟬字、以

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

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

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僭傳並言於臨菑、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

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

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

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

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

角。間以市於齊。師古曰、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使羽

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

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

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張晏曰、名顯、封

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

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

茅坤曰三軍共為犄角之執而邯何以輕之遽渡河擊趙

隆按河北軍下削去史記楚兵已破一段直以宋義所遇句接上甚緊又按羽為魯公伏後以魯公號葬案

隆按史記不進上有四十六日四字見將卒之偷惰也班史去之而於不進下補曰秦三年詳味其旨則不進兵之日久自見

何孟春曰宋義以趙圍秦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也亞夫據功名之會而義乃沒沒亡聞噓誠不幸哉茅坤曰當時齊王田榮與項梁蒙已有隙而宋義遣其子相齊無策盧舜治曰當是時梁已死羽乃萬人敵也懷王以上將軍將宗義而以次將將羽且以卿子冠軍號義而以救趙之別將皆屬之於義羽心之不平不特無義且無懷王矣即帳中斬其頭使人於齊追殺其子觀史氏書法其貶懷王之不

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饋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謂徵證也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搏音搏蘇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蝨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

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高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牛蒹臣曰士卒食蔬菜以救難半之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驚服師古曰驚失氣也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杆也臣環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

善將將亦可概見云

劉子暉曰宗義先圖秦趙之說此萬全之策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漢舟破釜餽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向秦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孤疑又破之竟以僅少與之約和及抗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策也

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

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

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

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

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

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

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

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

戮乎師古曰質謂錡也古者斬人加於錡上而斫之也錡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鄒氏

後約言曰自章邯軍隸原至此歷敘所以渡三戶者楚之亡秦卒以此南公所稱信哉

茅坤曰史記少漢元年以下十八字而漢書特提年與諸侯兵為案似勝

茅坤曰秦吏卒之竊言者特恐不能入關破秦耳使羽能因其危懼厚為金錢以與之非望之恩而和其心又以諸侯兵之力戰所始破秦軍於趙者以壯其氣則二十萬衆皆吾助也何必阮哉

茅坤曰史記詳綴鴻門本末千餘言而漢書並刪之入高帝紀而僅據數十言大指於此可謂得詳略法

茅坤曰史不詳姓氏

王慎中曰史記於天下初發難

曰侯軍候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

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

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

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子長樂入清水，洹音桓。已盟，章邯見羽流涕

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

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

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

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

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

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

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

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

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

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

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

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

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取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

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

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

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

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顛主約。天

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代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

上有先王諸將相謂曰句更與下文皆將相諸君與籍力句有情
茅坤曰古之王者云云史記原在後漢書先行聖之於此
又曰史記於諸侯王並系之都則疆宇甚明而漢書略之止系義帝及羽所自為都

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尹林反廼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張耳嬰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

按田榮不得封應前且伏後叛案

茅坤曰史記於此別系趙義帝行其群臣稍稍叛之等語似精神於下復次陰令衡山王擊殺義帝及廢誅韓王成及滅荼逐韓廣三事

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嬰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度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奔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鋗音火羽自立為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

茅坤曰史記數千人往下多項王由此怨布也七字伏後案陸接義帝者史記書陰令衡山臨江王乃漢元年而此云二年陰使九江王布何紀事之不同也

茅坤曰漢之劫五諸侯兵五十

餘萬人東伐楚且破城之後置酒高會蓋強烏合之衆而楚虎穴且不能嚴兵以待羽之至也何哉漢以此重困云

茅坤曰史記於此點次漢王家屬本未似詳且別有楚漢兩相被括處甚可觀而漢書並刪之以故情事少

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

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齊王榮

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

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

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

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

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凡五十

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取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

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為

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王迺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問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

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

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

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

茅坤曰九江王楚所封也而史記於走葉下有一得九江王四字便有血脉

茅坤曰此下與史記稍亂先後之次而史記特詳而略

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

隆按陸真山祖上行云三軍編素為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此二語足為千古定論

鄭玉曰使羽既殺太公分爨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分其爨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無所容于天地間又安能與爭天下乎王世貞曰項羽之不悞太公也

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入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几之上也師古曰祖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祖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寧非天平雖然有君德焉

隆按楚漢始事已有東西之別故上文連用關漢并關中且東句如約不敢東句以此無西意句不敢望榮陽而西句割榮陽以西句勿令得東句於是引兵東句復引而東句及下文解而東句復引東句遂引東句皆篇中眼目而割鴻溝西為漢東為楚則其綱領也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師古曰：問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乏，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

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

馬名騶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騶，蓋以其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

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

出馳，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

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羽至陰陵，孟康曰：縣名。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

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

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

勝，斬將艾旗，廼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

引其騎，因四圍山。孟康曰：四下墮也。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圍之也，外嚮謂兵刀皆

隆按宋文公云：勿固楚人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價是以傳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編強不義者之深戒。云。

後約言曰：畫而歌，歌而泣，描寫英雄失志光景，如日擊然。

今按諸軍之軍史記作君義勝

凌約言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羽叱揚喜揚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狂可想像于千百世之下

劉子鞏曰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適戰死蓋羽所以去埃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于大澤亭長之言甚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在外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也。期山東為二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

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

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

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

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烏江亭長在牛渚。

儀船待。服虔曰。儀音蟻。如淳曰。南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廼天

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

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

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劉放曰。予謂面之直面向之耳。

師古曰。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若汝也。馬童面之。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指王

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

設。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得或作德。廼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

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商。也。封於商。內立法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弟。昭襄王武王之弟。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約。以攻秦。天下皆叛。秦人割地讓秦。天下皆叛。秦人割地讓秦。天下皆叛。

約。以攻秦。天下皆叛。秦人割地讓秦。天下皆叛。秦人割地讓秦。天下皆叛。

隆按此實書上篇論始皇不以仁義守國卒起陳涉之難以致於亡。史公因述以贊陳涉而班史則仍其舊云。

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

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

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叩關而攻秦。

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叩關也。今流俗書本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

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遺音千句反。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

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師古曰：施，延也。

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爲喻也。策，所馭馬也。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師古曰：敲，短杖也。扑，棰也。威震四海，南

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師古曰：頽，音俯。委命下吏，

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鋦。如淳曰：鋦，音鑄，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鋦，與鑄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鑄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

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鑄天下，故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

華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

也。也。黠隸之人，如淳曰：黠，古文萌字。萌，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

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也。爲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

陸接履先王以上是合未句攻意以下是合未句守憲李性學謂古人文字有從前不見主意而未後一句見之正此之類

茅坤曰：天下已定以下有頓挫

於猗氏之南。賁據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晉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

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使。讀與俯同。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糧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

於鉤戟長鎗。師古曰。耰。田器也。棘。戟也。矜。與。同。種。謂。矛。鋌。之。把。也。鉤。戟。戟。及。鉤。曲。者。也。鎗。鎗。也。言。往。者。秦。鎗。兵。及。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種。以

相攻戰也。獲音憂。矜音其巾反。鎗音山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隨。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

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

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

子目之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

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

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

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師古曰。背。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

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廼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

哉。

張泰復曰。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于天。之有在。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之文。故漢書不以改。一字。

茅坤曰。末一段更精神百倍。陸接一篇主意。總結在仁義不施二句。

茅坤曰。且天下以下一掃前洗。獲出采。王鑿曰。此段反覆詰難。長短錯綜。自是古文文字。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

尚及見無忌、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外黃富人女甚美、庸

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實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父客謂曰、必

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

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故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高祖為布衣時、嘗

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

陸倕陳餘傳本史記原文而稍刪之

王祿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稱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陸倕史記外黃令下有名由此益賢句為篇中諸賢字張本恐不可去

陸倕相與為刎頸交一傳根本又按嘗從耳遊暗伏後耳從漢案

後約言曰餘欲起耳使受管即此便見兩人優劣秦購求兩人金有多寡亦足徵當時聲價輕重

茅坤曰兩人對處不如史記原文多烟波澹宕陸按兩人勸涉毋即自王而遺立六國後以益秦之敵此首事善計而涉不之听卒之為趙為燕者紛々自立而天下由此遂解涉之不能成帝業者以此又按史記知其豪傑下有及地形三字此耳餘所以請略地之意不可去

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職者故為卑職以自隱

吏嘗以過管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管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及左

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

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

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

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

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

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

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

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滑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至諸縣說

其豪桀曰師古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

有五領之成

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驩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南潯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

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服虔曰更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

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

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

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

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

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

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

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

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

陸按史記陳王下不用其策

句此關鍵處不可去

立六國後。

師古曰、非不也

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師古曰、介隔也

不王無

以填之。

師古曰、填音竹及反

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

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

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

趣兵西入關。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

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

安撫為權宜之計耳

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

然。因不南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

師古曰、騫音烏黠反

韓

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

出為燕軍所得。

師古曰、閉出謂投閉隙而微出也

燕囚之。欲與分地。

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輪燕以和解也

使

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

蘇林曰、廝取財者也

王慎中曰、廝養卒從容進說切中情事。猶有戰國策士之習。惜乎史不傳名。

隆按、廝養卒將伸其欲分王欲燕殺之說。而先兩為何欲之言。以探之。連用七欲字。相喚應。

令按一本張注下有顏注曰、筆謂馬櫛也。音止樂反。

令按一本今作分可從

王載歸。

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

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

王。

師古曰、若汝也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

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

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

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

可同日道哉。顧其執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

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今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

師古曰、言易輕也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

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

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

臣相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

令按史記姊下有出飲二字

令按惠一本作車為是

隆按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與前游趙知其豪傑句相關

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惠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饒王離師古曰饒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釋往讓餘曰始

隆按連用六死字相應皆從刎頸交來

王慎中曰照釋之沒不沒易知也餘不能白為解印綬而耳遂收之則相殺之實始於耳而成於餘者也

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張騫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以無益師古曰願思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

凌約言曰餘日不忍小辱矣其不能甘心於耳亡足怪者王維楨曰復居信都結前救趙案其曰更名襄國則以後有追殺襄國之句

佛寶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漢高帝寬而法約固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而占者曰

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項羽素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蜀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孤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常從耳遊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擊地八月塞王欣翟王卬皆降漢二年十月

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

下之分裂兵爭久矣此殆將定于

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

之一人也徐中行曰傳書

兩相與為列頸交迺其卒也

以不救鉅鹿之急及沒軍兩人之

之故逼之解印綬以去將井陘

水則所謂別頭交者豈其語識

歟茅坤曰一篇結局

吳京曰高帝以馬詩書則其過

子婿家而箕踞罵詈甚慢之

高帝尤當以禮諭之矧放倦倦

不忘舊恩而高等願肆為大逆

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餘已敗耳

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為代王

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

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

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

死卽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反又

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

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日暮自上食體

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屈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

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孱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

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

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

雖其立名義不
倣然諸重為帝
多而身負篡弒
名亦何裨于赦
哉卒之罪無可
逃而猶曰吾青
已塞所謂死而
無悔者也愚獨
嘉帝赦赦高
而遇魯元公主
如故信帝王自
有與也
除按觀貫高獨
身坐之言異日
所為白王不反
者已根于此

隆按史記權車
與王詣長安之
下又有與客自
髡鉗從來句與
上相反班史去
下句最當

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
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廼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遠而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
之置廁。文韻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
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
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
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
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音彭。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爇。音而。悅反。終不復
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
少迺女孽。師古曰。迺。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臣瓚曰。謂以私情相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

隆按不如史記
仰視曰泄公耶
更有情景

隆按史記不死
下有一身無餘
者五字應上有
五色

隆按此後較史
記稍詳

諾者也。

師古曰。侯猶犯負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輿前。仰視泄公。

師古曰。獲輿者。編竹木以

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燕委困。故以復輿處之也。復音鞭。

勞苦如平生歡。

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

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

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

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

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

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

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隴。即喉隴也。音下郎。

反。又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

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

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學之。失其理矣。公主既

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學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學也。封

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

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

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

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

高后元年。魯元太

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

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昌

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音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

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蓋也。師古曰。蓋古辰字。辰遠也。執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隆按班史益裁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誅之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日本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

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狗魏地。

師古曰。狗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廼

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同

還。陳王廼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

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

黃震曰。魏豹田儋韓王信以故國之後。乍與乍滅。無足多論者。隆按魏豹傳人。都本史記文。又按此傳敘豹而先詳其兄與滅之。故則以豹之往復楚漢間。皆肇于兄云。王應麟曰。或問周市張良其事。有難易乎。曰。良一說項梁即從其言。其事易市而後立。其難難。劉奉世曰。按田儋傳。儋自將救

魏章邯殺僂臨
濟下非道田巴
也
隆按周市之談
國魏咎之全民
臣主皆賢亦亂
世所難得者以
故附見于豹傳
云

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
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

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
羽立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

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

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

生日。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
言其速

疾也、白駒謂日
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

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

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
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
地理志、屬二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
國時齊也、儋從弟

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

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
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

縛其奴、為殺奴之狀、
廷縣廷之中也、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

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

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

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

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

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

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

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
古

曰、趣讀
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

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蝨

手則斬手。蝨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蝮、蝨也、蝨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
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蝮也、博三寸、首大如

隆按史記但云
走東阿而班史
加一東字於其
上以有下文邯
走而西句取東
西字相對也

師應元曰田假
與國之王窮而
歸我數語項羽
傳以為項梁言
而此以為懷王
蓋懷王擁虛名
而項梁實主斷

也。學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蛇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諸蟹，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虺唯出南方，虺音芳六反，蓋音火各反，蓋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孽者八手大指也，音步歷反。

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齟音蠆，齟音紇，齟音五絞反。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敗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

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廼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

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母之膠東。市

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

就國之故而榮遂追殺之，宜其不免于平原之禍也。

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代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

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

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廼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

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廼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

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閻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儼傳。

隆按橫走梁歸越時越尚中立未屬漢也而今越受漢之封為梁王矣則橫無所歸以故懼

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辭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為侯爾詳語意豈為其徒衆哉

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

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章昭曰海中山曰陽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

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

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懸反至戶鄉廩置應劭曰戶鄉在偃師城西二臣瓚曰案廩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

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謂謙也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

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

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

隆按班史借高帝語結三人本末王維楨曰有以下史記多也夫二字更感慨有味王整曰結句有方且應篇首能得人隆按此傳本史記而稍益之前段敘信兩為韓王由於高帝之寬仁後段敘信終於歸夷由於高帝之過激劉知幾曰韓王名信都而削去

都字用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此班氏一淮大史公之故

陸接後又殺之正斷結前案班史補之是

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

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

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瓌曰。穰

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為漢王。常將漢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

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為韓王。竟

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

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雒。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東有

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

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

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廣必死之志。不得為勇。廣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

陸接信所以亡胡以此書故班史補之是

凌約言曰。既以信壯武而徒以備胡矣。卒又猜疑而責讓之。是趣之叛也。漢帝於是為失著矣。

劉啟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

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

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七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

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

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

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

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

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盛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

城。蜀之高也。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關

氏。師古曰，闕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闕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

主不相見，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

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

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

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

武也，音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

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

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

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

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日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

一罪身死亡。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

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

於吳世也。蘇林曰：伍音梧，孟康曰：伍猶猶也，音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今僕亡匿

山谷間，日暮乞食蠻夷。師古曰：黃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痲人不忘起，盲者不

忘視。師古曰：痲風疾病也，音人佳反。執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

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

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積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巧臣表屬營陵。嬰為

襄城侯。晉灼曰：巧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

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師古曰：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媽弟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頡侯。師古曰：字或作確。後坐耐金失侯，復以

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頡侯，後為按道侯，皆與

此傳同，而漢書功臣表乃云：龍頡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

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宫，為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

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

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今與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頡侯。

邵實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對文帝為華夷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世族也，父叛子歸，祖叛孫歸，吾忍棄之乎？華夷天下之大分也，君子知華之不可外，則知夷之不可內矣。此義行豈有居差於關中之亂哉。

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兒子岑為龍額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王莽曰贊多感

王維楨曰二烈字相顧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己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秦武王之於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處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擢也又不能治

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

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廼

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

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

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

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

黃震曰韓彭英盧吳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傳人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軼嗟乎曷不擇
思漂母之教信
耶使信知天下
苦秦之虐羽之
暴而為之祛之
猶漂母哀吾之
餓而飯之也則
已何至望報于
人而自貽伊戚
耶
隆按兩日怯兩
日未知名一曰
未奇之總是叙
其屈抑於前為
後佐漢張本
王諱曰當信為
都尉何數言其
奇而帝故不用
殆欲激之使亡
爾既亡而追得
之則信以為必
死矣反遽拜之
為大將使其以
任遇太重為過
望效死以酬恩
而遂謂漢遇我
厚也此在其術
中而不知者也
唐仲友曰魏無
知薦陳平而受
賞滕公釋韓信
而未酬

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古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沈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慶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二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

令按數十史記
亦作十數
盧舜治曰漢功
臣以蕭何為第
一而蕭何之功
以拜韓信大將
為第一

王世貞曰淮陰
之初說高祖也
高密之初說光
武也。武侯之初
說昭烈也。若懸
券而責之。又若
合契焉。噫。可謂
才也已矣。
隆按劉仲馮云
唯字讀如本字
或以為應辭非
也。
王維楨曰項王
為人也。下作四
段。每段以項
王二字起語。

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音灼曰。意烏。意音千忽反。猝。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叔也。師古曰。意烏。音說是也。猝嗟。暴猝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師古曰恂恂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劓忍不能予。蘇林曰。劓。音劓角之。劓。劓與擗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劓。音五九反。擗。音大官反。又音專。

劉放曰何不敵者言義兵無敵離散而散也茅坤曰信之首建破三秦以為沛公霸天下根本其讀句句字字入裏

隆按今王舉而東與上文亦欲東王計必東句相應應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其下疆以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三四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飭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

又按善字與上怒字屬字相應。令按二年汲古閣別本作二年，史記亦同，乃與高紀合，可從。茅坤曰：初定三秦及合齊趙魏處當屬信功，而史記不以及必其事甚易，不費漢矢石，故而三秦與齊趙魏復反而入楚，以故於其定魏定趙定齊並信之善，用兵處纔一一着色。茅坤曰：不知周叔何如人，史記亦遺。

隆按信兵三萬人，漢既撤使人收之矣，則所謂以兵數萬者，非其實也。下文成

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署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三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服曰：以木罌縛罌缶以度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安君謂兵號數萬其實不能者以此
楊慎曰魏何昌云先王制法陳師命將則立堅貳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是以韓信伐趙張耳為貳

洪邁曰李左車說餘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一戰成擒鄒都尉說亞夫深溝高壘待其自斃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鄒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
陳亮曰議者謂左車之策行則信必為所擒子謂不然信之精

兵已請榮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况敵向吾于死地吾何憚而不取入哉吾是以知信之必下也且夫斷后之兵其勝常出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規知之其計可知矣班固迺曰廣武策不聽信使人間視乃敢引兵遂下從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无算者爾豈知廣武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殆可與曉兵機者道也
茅坤曰趙下史記多果字應信所料云
令按史記驗下無者字
盧辯治曰信之戰勝井陘也非

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齒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葦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葦隱於山間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后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澹字音千安反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噤音搤不精明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擊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

輕騎二千人草山而望則不得趙空壁而逐我非出背水陣則不得我軍殊死戰非拔趙幟易漢幟則不得趙軍亂而遁走信之設奇傳之叙事皆深于兵法者也
隆按臣等不服即上文雖然陽應之謂

隆按諸將皆服應上文臣等不服句
茅坤曰若臣者三字不如史記今臣敗亡之虜六字勝
洪邁曰以韓信

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軍泚水上。師曰泚音祗。又音丁計反。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

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

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毆與驅同也。忽入市。鄣而毆。取其入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其執

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

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

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非愚於虞而智

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

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部下。李奇曰。師音義。隴之隴。常山縣也。光武卽三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

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言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然而衆勞

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也。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

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

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

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耳。信與漢王語請此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否其計耳。不然何以爲信。茅坤曰。史記原文以長短二字起議論。特宕而淡。非刪之過矣。令按命一本作禽。

茅坤曰。史記原文然後下有遺

辨士三字繞與後遺郵生相應

咫、咫尺者言其簡便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履蓋其遺語耳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

洪邁曰高祖用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入信壁奪其印符信既滅羽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然則信之終于謀逆高祖蓋有以啓之茅坤曰子疑信知兵何以令沛公與滕公得詐稱漢使馳入壁且即其臥奪其印符豈信之用

有知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皐。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皐。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即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頴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

兵多大略而于此獨疎耶。隆按或人之說亦與廣武君相似。

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願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濰昌入海即禹貢所謂濰淄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及反。今權

隆按班據補寄食五句應篇首。漂母少年二段。見信之怯而復云固知信怯結上語又以應篇首兩法字。

令按楚一本作荒非也。

令按楚一本作荒非也。

劉安世曰圍棋有過行者必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挹之耳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主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

王世貞曰：信雄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于信，高常謂不我負，迺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凌約言曰：躡足之謀，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啓帝之疑而置信于死者。隆接叙報漂母亭長少年一覆前案，隆按寧不能死，應前能死刺我句。

茅坤曰：信于此如留侯從赤松辟穀計則善耳，何以陳兵出入為。劉子暉曰：陳平勸帝偽遊雲夢。

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恥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言長炊，尋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

信必郊謁即執
縛之此計亦適
行耳據信欲發
兵自度無罪數
語是信已明高
帝欲擒之矣使
信決策發兵以
襲高帝體面不
測也或說信斬
鍾離昧請上離
昧楚亡將漢捕
之甚急信初匿
之今發之是自
暴其罪也以此
求免難哉
隆按漢王畏惡
其能一句深中
漢王心事

隆按信已知漢
王畏惡其能而
猶曰多多益辦
其失言哉宜乎
禍不旋踵也
王世貞曰信之
不反雖當時亦
不知之予為辨
曰夫稀於信非
素所指循士大
夫也信遠托之
以腹心稀遠受

托以反一也稀
之自喜下賓客
斷得俠名耳高
帝覆案之急始
與匈奴通而反
稀初固未反也
乃遠與信謀二
也信智士也如
必與稀謀何由
使舍人知之三
也信既通稀稀
之勝敗必知之
不應為一女子
所給四也以信
之功呂氏一女
子單辭族之而
不能辨漢王固
已心知其然私
與呂氏而猶喜
其能馭諸將將
矣
令按稀已破一
本作稀已死
李東陽曰觀綱
目書后殺淮陰
疾韓信朱子蓋
洞見其曲直矣
隆按且喜者喜
其假手呂后除
一隱憂且哀者
哀其開國元勳
子無樵類此句

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
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日狡猶獵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維陽赦以為淮陰侯信
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師古曰缺缺志不
滿也音於兩反
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

日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

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十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

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

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

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

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

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

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因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

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給詐也信入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

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

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

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

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

極有合當得高祖情事隆按越傳本史記文而少損之隆按越雖起于群盜而聚衆始事已居然將帥規模矣其庶幾樓且斬莊賈遺意哉

茅坤曰越一旦突起不得不假此爲部署法

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按音下敬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

隆按彭越雖非韓信比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爲羽心腹之疾則越之功居多以故留侯云

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取其敗字疑是數字

茅坤曰史記于此以留侯所計許封信越兩人處有生色而漢書刪去信一邊故文不宕

若洪邁曰韓信英布彭越三人之事越獨爲寬且

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卽爲禽不

履輒勸越反越不所有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廼以為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隆接戮韓彭高帝意乎非也呂氏陰謀篡漢而兩人者后所忌故任以反誅之爾予故謂呂后之誅韓彭高帝之斬樊噲其意各有所為云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隆按布傳本史記文而稍損之作三大段看首以下次布建功于楚封九江王稱病以下次布歸漢滅楚封淮南王朝陳以下次布激於信越之誅遂發兵而反以至子族此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履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履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

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衣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

其大致也。隆按攬入番君一段伏冷案。

漢約言曰：使布曰：陰令布曰：徵兵九江即下文謂所與者獨布也。

劉敞曰：上云漢之敗楚彭城下。

又云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王出梁地至虞是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何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然則漢王使何在未至彭城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布漢王度羽得布其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說布叛楚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日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何說布歸漢漢可得入彭城也前後差錯班氏不能無誤隆按上叙楚之常勝由布此云所與者獨布叙事不提撥見布之去楚關成敗云

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日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鎡也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

追稱之耳又按強弱二字何說柱于

李奇曰版築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

萬人之眾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孰手曰拱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而欲厚自託臣竊

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

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

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

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

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易見

隆按自項王伐齊至大王不取一段明楚實非強不足託國說布之背楚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臯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

隆按關鍵總在楚不知漢一句

又按自楚兵雖
強至大王惑之
一段明漢實非
弱足以託國說
布之歸漢也
又按非以淮南
以下幾露出主
意以終背楚歸
漢之說

王維楨曰獨可
者謂止可如此
更無他法也
劉放曰檢高紀
二年敗彭城三
年布方歸漢此
時漢與楚相持
榮陽矣此云項
王留而攻下邑
非事理也
李德裕曰帝王
之任英雄若不
以其氣折之而
寵以姑息則驕
不可任若不以

恩愛結之而肅
以禮貌則怨不
為用觀馭之術
惟高祖於黥布
之初見待之
隆按初大怒既
又大喜布在高
祖術中而不覺
耳
吳京曰折何為
腐儒者即踞床
洗召布也以何
為護軍中尉者
即張御食飲從
官如王居也帝
之親御豪傑類
如此

隆按連年書朝
明布無反形也
連次誅淮陰誅
梁王明布之反
曰帝與后激之
也

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
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
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
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
者在。文顯曰。在淮
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
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母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布曰。如使者教。因起
走音奏。布曰。如使者教。因起
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
名在梁地。數月
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
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
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
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
布先立為王。恐
其意自尊大。故較其禮。令布折服己。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
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禮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

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
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
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
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
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
不服。故對眾折辱。令其自斃。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
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
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
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
方圖子之功。師古曰。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
圖謀也。
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
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
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
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

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師古曰恐被取

布有所幸姬病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

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

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

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

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

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

為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

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

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疏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

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

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

令按諸將之將一本作疾

凌約言曰先下兩恐字而此云自疑禍及身叙事脈絡自貫陳亮曰薛公謂

布必出下策已而果然然吾之意則謂上策曰

東取云云夫吳在布後楚在布

左以力取之誠易也復竭力以

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欲傳檄

燕趙能保必降乎漢荷遣一信

臣持節往諭之則燕趙必復為

漢用因命信臣率燕趙兵以收

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兵以

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

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雖出上

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云云夫

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

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

燕趙雖欲據敵倉塞成卒顧亦何用哉漢荷遣一二能將率燕

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

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

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

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

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師古曰是者謂布也

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

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

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

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

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荆

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問

曰二縣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兵

或說楚將曰布善

趙齊得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兵而來擊之則布亦何足取哉雖出中策亦敗也
 劉放曰史云果如薛公所搆按東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而之故曰果如也
 隆按舊與番君婚應前案
 隆按封責赫了前案
 隆按緡傳本史記文稍損之中間增入陳稀一段亦本史記文不更為稀立傳矣
 徐中行曰史叙緡於帝相愛甚此不過塵埃中里閉情耳及從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師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恐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稽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隴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隴讀曰遙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偽此計為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鄆陽縣之鄉也鄆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責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緡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緡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緡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緡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緡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緡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

帝又不見奇勳可紀而遂封之王懸爵報功者當如是耶韓非子謂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信哉讀此可以為恬寵者戒

王維楨曰特下非劉氏而王句暗理後案

凌約言曰上文云親幸莫及緡與此云得幸莫如燕王相遙對作結語
 茅坤曰陳稀事見疑一句收上起下
 又曰魏公子好客可行於戰國縱橫之時而不可行之於大漢一統之世

沛緡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緡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緡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共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緡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固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緡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緡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緡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緡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

茅坤曰史記移此一段入縮傳中而漢書以縮與稀合傳故移於此
又曰史記別有上自往邯鄲以下數百言漢書並刪之不載何也予竊以不斬常山守尉及無故而封趙壯士四人以慰趙子弟並高帝大畧不可遺而不傳
隆按縮寤與縮疑相顧久連兵毋決應上兵連不決句

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豨久亡時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

隆按又得匈奴降者句應前案縮果反矣與上疑問左右句相顧

使召縮縮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縮因驗問其左右縮愈恐閔匿師古曰閔閉也閉其蹤廣藏匿其人也閔音秘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師古曰瘳與愈同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九也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

初叛秦也。黥初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

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鋞。師古曰：鋞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郟。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郟音郎益反。

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

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其將梅鋞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

上以鋞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

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

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

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孝

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滅。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

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

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

劉子暉曰：贊稱高祖定天下云云。予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祕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強者先反。長沙迺在一萬五千戶。爾功少而

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斯言當矣。

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五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荆燕吳傳第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

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

王敗成臯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

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藁之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

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

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

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

隆按荆王傳本史記荆世家言然亦間有異同處

隆按史記為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並敘諸王文極縱橫此專叙劉賈而以賈既有功句直接下亦簡淨班馬異同各有見不可優劣與德秀曰此三代分封同姓為諸侯遺意雖不盡合于古而猶有古意存焉隆按此傳作兩段看前叙澤以王諸呂之故王於燕其文則本史記世家云令按將王黃之將史記作得王維楨曰以畫奸澤即生二歲後所為假大宅之畫弗與者謂其弗與我行所畫也

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恭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及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會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于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俱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

酷矣大略祖戰國從衛來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釋卿周勃傳云官者令張釋論告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代吕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

穎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隆按史記於急行上有田生勸澤字則下文果字有着落茅坤曰田生所

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以勤澤亟行者必以遲久則田生之盡或外泄而或有他變也及追之而即還則太后必以呂嬖之內烟而所封固矣
隆按呂后紀與齊王傳並云齊王使祝午詐齊琅邪王澤兵而此云與齊王合謀誤矣

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

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文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

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

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

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盆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奔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

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

師古曰。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若汝也。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豫章郡。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取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

隆按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削之。大都敘濞以富強之故。積志西向者三十餘年。一旦乘錯之際。遂糾六王。聲為誅之以逞其志。而蔽于受言不兩月而敗。則以高帝大封致之云。

又按史記於年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高帝所以疑其反與濞此恐不宜削。茅坤曰。此必占家言。

王鑿曰。豫章郡屬廬江王封域。此本鄒郡史誤作豫章。爾許應字曰。鑄錢煮鹽。吳王謀叛之本。在此故首著之。

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

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

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

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游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賈。賈也。師古曰：賈說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

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

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

景帝卽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

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誘天

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

之。其反遲。禍大。二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

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留東賣爵。事有

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

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

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

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

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

隆按使者曰下史記有王實不病等句則於下文王始詐疾句有著落又按史記赦吳使者此增一皆字以上文有輒資治復資問二使者王維楨曰其謀亦益解應上所謀滋甚句

王慎中曰叙錯說詞一一覆前

案洪邁曰錯欲削諸侯故盛言齊楚吳地之大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諸侯地之小其與蘇張六國強弱之論相似而用必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隆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此兩句與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有功亦誅无功亦誅等句同律何孟春曰漢為逆已久特因錯錯而發爾然使錯後為之計及不併削諸國則漢亦無以為與兵之端令按膠西王留東一木作叩史記亦同可從王維楨曰因欲發謀誅字本上所謀滋甚其謀亦益解二句來

隆按不止削地以上一段是為危言以慎之意亦可乎以上一段則為隱語以動之至不亦可乎以上方直指其事而勸之言有淺深詞極隱藉

王維楨曰不止削地暗應上文括糠及米句

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黠字，黠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也，言初黠糠，遂至食米也，黠音食爾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索古累字，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同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菊，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帝其為益愚說王慎中曰不亦可乎對上意亦可乎句兩可字相應

王維楨曰今承一帝四句語極激切且應上兩王分制句隆按此下總敘七國之起兵皆以削罰之故為下文誅錯張本河孟春曰始焉吳遺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國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辭

隆按吳王既令高口說膠西王

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年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

又身自至膠西約之矣而此復遺之書者蓋始猶陰圖之而此則明言之爾楊慎曰漢有賊臣无功天下其是切當

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

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

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絕

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

察。師古曰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

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

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西家。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

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

也。師古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也。西走蜀漢中告越。

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衛山濤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

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

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

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豈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

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

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

十餘年矣凡皆為之。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

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

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

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

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

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用。師古曰於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

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

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

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

王廷陳曰觀漢自言三十餘年為此則吳之叛其果錯削罰致之耶

王鑿曰軍法史記作長法是

令接名一本作以爲是

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方今計獨斬錯。發使救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及着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也。吳王子德侯爲宗正。師古曰。德侯。吳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論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也。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意得。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首劇孟。既不動。雒陽也。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古餽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

於剛除宋祁曰。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

劉敞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

隆按都尉以梁委吳之說卽宋義先開秦趙遺意也。亞夫之能破吳獨以此都尉亦奇士哉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蘇林曰。祿伯。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王慎曰諸賓客皆得為將二句是綱周丘以下

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

王維禎曰史述天子制詔一一覆前案

王慎中曰吳王度淮與上未度淮相應隆按上已云吳王兵破敗走矣此復以初字喚起詳叙所以敗走之故以一都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一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惲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

尉委梁子吳一
案云
茅坤曰一一如
郭都尉策

王維慎曰史記
果從西北入班
史增不得二字
纔明爽
茅坤曰此條侯
獨見

隆按前叙七國
起兵此叙七國
敗亡作結案皆
極明悉

隆按謝太后句
直應前群臣諫
王不得為叛逆
以愛太后句此
史家縝密處
秦觀曰漢諸侯
雖號疆大然皆

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李奇曰相即張何也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

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

師古曰走音奏

會下邑欲戰

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

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

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廼

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

師古曰戲讀曰慶又音許宜反

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

東越

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以矛戲擯之

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

臨留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

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

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

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遺王書曰

師古曰韓須當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

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

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善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

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

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

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

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

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

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

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叩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鄼將軍攻趙

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

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

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

高帝之封也一
且用錯計摘其
罪過而削奪之
則天下忿然有
不直漢之心當
此之時諸侯直
而漢曲故吳王
得以藉口反也
然吳王鑄錢煮
鹽招致天下亡
命欲為反者三
十餘年其稱兵
也發憤削地以
誅錯為名耳漢
斬錯而兵不罷
則逆節暴露天
下亦忿然有不
直七國之心當
此之時諸侯曲
而漢直故太尉
得以破其兵也
隆按弓高此敷
言者不惟可以
折王之罪而錯
亦藉以瞑目九
原矣豈鄼公著
業已為帝言之
而弓高云然耶
又按復提一初
字總吳王起滅
隆按此資本史

記荆燕世家吳王濞列傳合而潤色之云

黃震曰賈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呂氏封濞以近

親籍其鎮撫封濞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班贊謂山海不以封是矣

劉敞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大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字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五終

